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4月21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綠色的火

童心

「早些年，有那麼一陣子，城裏有一個作案團夥，專門挑漂亮女孩子下手，潑硫酸。」講到此處，大家一下子安靜下來，都好奇，她要繼續說什麼。「中午吃完飯，和辦公室裏的閨蜜曬太陽。問閨蜜怕不怕，閨蜜大咧咧地說，怕啥呀，他們從背後追上我，轉過來一看，一定會說，停停停，這人咱們已經潑過了。」席間一下子爆發出哄笑。我差點將口裏的茶噴出來。在北京，在這個春天，一個作家聚會上，我第一次見到周曉楓老師，她是那桌人裏最會講故事的。一身綠色的連衣裙，素雅又清新。

曉楓老師早年做過8年兒童文學編輯，後來又做過很多職業，如協助張藝謀進行文學策劃，直到成為專業作家。讀大學時，很喜愛讀曉楓老師的散文。她的散文總是以銳利、沉着、優雅的面貌，在沉鬱之中盡顯獰厲，表達真我，傳遞個人生命的體驗和思考。

前幾年，我讀她的散文集《我的名字叫啊噸》，被細膩的筆觸和充滿童真的想像深深打動：古老而神秘的阿密寨裏，熊貓啊噸因追尋偶像冰墩墩走進了人類世界。牠極具個性，同時也勤奮刻苦、有勇有謀，帶着來自大自然的純真良善與頑強堅韌，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奇跡。那本書以國寶熊貓為媒介，結合冰雪運動，探討了夢想與現實、友誼與信任、人類與自然等話題。

我問曉楓老師，從成人散文的書寫，到寫兒童文學作品，這中間需要有怎樣的轉變？又有怎樣的技巧？她哈哈大笑：「我沒覺得這有什麼轉變，我從沒有刻意地去想，那些文字是寫給孩子們的，就應該如何如何。」她還說：「一個人內心純粹與純淨，就會流淌出富有想像力的美好的文字。」

曉楓老師和她的文字，如同綠色的火，帶給人一個又一個歡樂的春天。

●作者與周曉楓（右）合影。 作者供圖

心窗常開

「死亡之卷」不死亡

潘金英

4月1日愚人節，幸好不是考中文。

翌日4月2日，就有大件事，就是全港有大概4萬9千多人考DSE「死亡之卷」的日子。

何謂「死亡之卷」？

自從會考革命，改為文憑試DSE後，7年中學改動為6年，而中文科改制考多張卷，卷卷有名堂，過關不容易。我覺得今年閱讀理解卷，對應屆考生而言，確是「死亡之卷」，因為現今世人愛憶往懷舊，古代經典詩文讓不少人慕古背誦，感到古舊東西易習慣，背熟了覺文言文也不太難。其實，古代詩文較易理解，我訪問鄰居考生（他今年重考），他都說中文卷的文言文閱讀理解卷，不太難。

但是他做白話文的閱讀理解卷，就又「死得了」，唉，去年他說有師兄考這卷時，遇上要考一篇叫「橋」的散文，那個作家曾敏之他真有眼無珠全不知，內容都未知有何寄意啦！所以一試已經死了。

我寄語他這次捲土重來不放棄，一定要成功，考「死亡之卷」不死亡呀！可惜，天不從人願，今年卷一白話文仍非容易理解，一篇小說，另一篇《窄巷》，闡述對人生的感悟，用字雖較淺白，但文學性強，非易懂透。

另外，如果考生想就寫作卷拉分談何容易？考生說：「我不懂回應此題『藏在泥土中的寶植』。」我覺得寫作卷題較之往年更難，選何泥土中的植物？對我來說，真不容易啦！雖然我剛因懷舊看了許地山之《落花生》，知道「落花生」不就是藏在泥土中的寶物嗎？但花生已經有人說了……

花生豈不是拾人牙慧？考生張大口對着我苦笑，回應我他並不怎認識泥土中生長的東西哦，有一次同學說去拔蘿蔔番薯，他也不明白。心想拔蘿蔔？超級市場的蘿蔔完全可即食了，怎會要去拔？他說：「自己其實五穀不分，完全沒有種植知識哩，不知道蘿蔔在泥土裏長好後要拔出來呀！」

看到有首兒歌叫《拔蘿蔔》的歌詞：「拔蘿蔔，拔蘿蔔，嘿喲嘿喲拔蘿蔔……」考生就眼泛淚光，因為他兒時未知此兒歌……他不知？

我心想，如果考生不掌握題目不能闡述寶物的價值，不能正確闡述個人領悟是大問題，那麼他考「中作」就一定會失分了。說「死亡之卷」確是會死亡的，想不死亡也行，除非你是一個熱愛中華文化、熱愛泥土、熱愛漢字中文，喜愛文學文藝的中文人。

●考場一景。 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

言者諄諄 聽者藐藐

潘國森

香港教育當局讓有「特殊教育需要」（簡稱SEN）的學生到一般中小學就讀，我猜想都是基於良好的意願，但執行起來很難一帆風順。

「肢體傷殘」該算是最易辦事的了，有中國內地中學收了行動不便的學生，結果同班的男同學每天輪流背他走幾層樓的樓梯到教室。互聯網上又流傳一段閉路電視，地震發生時，有學生立馬背起行動不便的同學逃亡。這類好人好事，屬於大部分學校都有條件滿足的。可以預期這類「共融教育」會成就同學間終生的友誼。

別的就不一樣了，一班幾十個學生，有一個看得不明、有一個聽得不清，已經要影響到正常授課。自閉症或過度活躍的學生容易情緒失控，前線教師接受過多少特殊教育的培訓？經常會給弄得焦頭爛額，有超過十年教學經驗的年輕女教師談親身體驗，一回學生情緒失控大叫大嚷，讓她見識到怎樣是「狼嚎」。事出突然，大多數年輕女教師都會給嚇破膽。

有「經驗」的學校會在類似學生失控而至於動武之前疏導其情緒，就不必過多報警求助。非專業人員自有「土法」應對，其中一招是另外派教職員陪同自閉症學生離開教室，到別的房間「自修」，那就不會影響到同學的學習。我們必須理解學校要對學生的學習進度負責，當自閉症學生無法安靜上課時，為了其他同學的學習需要，無可避免暫時要「共融教育」的良好夢想稍為讓路。

翻查「剪報」（現在是報紙電子化的時代，剪的是電子訊息），好幾年前就曾有精神科H醫生（為免打擾其日常工作，就不重複其高姓大名了）指出，這樣的「隔離政策」如同要自閉學童停學。勉強共融，如同迫人自殺。這真是不幸言中了。

H醫生言者諄諄，當局卻似聽者藐藐。

最近這幾年，自閉症學生在普通學校「高處墮下」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類似的不幸事件的因由，說不得只能算到「共融教育」這崇高、偉大的理想頭上去。一般編制的中小學必然沒有裝備到足夠的人力資源，去給類似的病童提供必須的「情緒價值」。

不自量力的善意，很不幸地往往可能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罪過。潘某人身為一個局外人，忍不住又要來一回「狗拿耗子」——多管閒事。我不想一而再、再而三聽到有人說，青少年自殺許多時在事前是無跡可尋云云。

百家廊

難忘那一年高考

陳文東

星海橫流，歲月成碑。那一年高考，一晃都40多年了。曲折的經歷，深深印記在腦海裏。

高考那幾天，我住進我姐的單位宿舍。那個年代，城市住房很緊張，姐一家三代五口人，就擠在樓上樓下兩個房間裏。隔壁是同事蘇先生的家，也一樣的兩間房，其中一間是他剛上高中的弟弟在住。我來到姐這裏後，就是和他同床鋪睡覺的。

考前一個晚上，小蘇有點遲回來，進門時帶着一個陌生人，經介紹得知是他老家來的親戚。他們坐在床沿說話，我在燈下複習功課。估計快10點了，那陌生人說：「我們先睡吧。」小蘇說：「可以的，我們兩個睡同一頭，陳哥睡另一頭吧。」這時候才知道他是要住下的。我看了一眼那窄小的床鋪，突然間嘴裏冒出一句話：「我到同學家睡吧。」小蘇關切地問：「真有地方睡嗎？」我肯定地點點頭。

走到大街上，我開始後悔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裏，只好漫無目的地遊蕩着。到和平路邊菁華廣場時，看到了田野那一邊同班同學陳贊平的家，於是鼓起勇氣走過去。不料，快到田埂盡頭時，一群狗撲了過來，是一群，不是一隻，汪汪叫着。明擺着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抬頭看到不遠處「和平旅社」4個大字，走了進去，服務台後坐着一位中年婦女，我問：「住一個晚上多少錢？」她說8角錢。我摸了摸，身上只有一張皺巴巴的5角錢。便跟她商量：先交5角，明天再補3角，可以嗎？她態度很堅決：不可以。再堅持也是沒意義了。繼續在街上遊蕩時，正遇見兩個年輕人在打鳥。一個拿着手電筒、一個拿着氣槍，拿手電筒的往上照射，棲息在樹上的鳥兒看得清清楚楚，都呆呆的，很少會飛走；拿氣槍的就往上瞄準，幾乎是一槍一個、一槍一個，沒多久就掉了一地板。我看了，覺得很殘忍，但是又不敢去制止。

年輕人走後，我突然來了靈感：何不睡到樹上？農村出來的孩子，爬樹是輕而易舉的事。於是，找到一棵樹枝茂密又比較整齊的樹，爬了上去。大熱天，清風徐來，躺在上面，感覺特別的愜意，寬闊的空間讓我感到非常的自由。看着滿街忽明忽暗的燈火，不由心生感慨：哪一天能在城裏擁有一個自己的窗戶，那就太幸福了。

就這樣，高考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樹上度過。第二天，早早地回到姐那裏，悄悄地擠進門。洗臉、刷牙、吃飯，裝着跟平常一模一樣。然後，姐夫用自行車載我去考場。高考3天，都是姐夫自行車接送。

第一天上午的語文科，是我的拿手科目，作文更是我的強項。那個夏天特別熱，考室沒有風扇，更沒有空調，個個汗流浹背。每位考生都帶着一條毛巾，一邊擦汗、一邊答題。看到試卷上的作文題——《毀樹容易種樹難》，我差點笑出聲來，昨天晚上樹上睡覺，今天就考「樹」？太神奇了吧。

午餐時，姐備好了豐盛的飯菜，我放開胃口盡興享用。姐是個勤快人，非常愛乾淨，近乎「清潔癖」。我們吃飯的時候，她立馬把我換下來的衣服拿去洗了。我忽然想起了什麼，突然大叫一聲：「準考證！」姐嚇了一跳，趕忙行動，好不容易從襯衫口袋裏掏出一團黏黏糊糊的紙。「完了，完了！」大家都楞住了。我腦袋嗡嗡地響，渾身軟軟的，一種快癱瘓的感覺。過了良久，姐夫先緩過神來，他說：「下午去一趟招生辦吧，看看能不能補辦一張？」

這天中午特別的漫長，我們在焦慮的等待中度過。招生辦不遠，就在政府大院裏，兩點鐘一過，姐夫就載着我到招生辦門口。幸運的是，招生辦的人都提前上班了。工作人員態度很好，一聽完情況說明，馬上安慰道：「沒關係的，沒關係。馬上就補辦一張給你。」心裏的石頭終於落下了。

後面的幾天還算順利。高考一結束，我立馬回到農村，天天幹農活。真正體會到， 高考是我們農村孩子靠自己努力跳出「農門」的唯一機會了。不久，高考發榜，我居然考上了。當年全國參加高考人數259萬，錄取人數28萬，錄取率10.81%。福建的錄取率更低，不到8%。自我感覺太幸運了。

高考是一段塵封的故事。40多年過去了，今天再次打開時，已不再亢奮，不再惶恐，也不再迷茫。現實裏，依舊有很多比高考更難解的題目，有很多比高考更應該關注的事情。始終相信，最好的時光，一直都在路上。

翠袖乾坤

香港的藝術模特兒

余似心

如果你喜歡藝術，必定知道香港這彈丸之地，藝術活動十分蓬勃，而且愈來愈普及，蔚然成風氣，也熏陶了年輕一代或更多人認識和放膽去對藝術加深了解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

以人體和人像畫為例，單我認識的圈子裏，便有眾多畫室辦寫生活動，合資請來模特兒讓共同喜好的畫友練習，一起享受畫畫的時光。如果我有時間的話，每天都有好去處，有些畫室甚至開早、午、晚場，發燒友會畫得不離場，只要你有興致不愁寂寞。

別以為畫花草風景的人多，意料之外在香港喜歡畫人像的看來也不少。以往找模特兒頗困難，隨着年輕一代加深藝術了解，會接受當人體模特兒。這得歸功於多個學院開設了視覺藝術課程，招收名額多修讀者眾。不少當人體模特兒的都是修藝術，我們畫他們，他們又會和我們分享自己的作品，有共同話題氣氛融洽。

近期也有專業的模特兒組織，如體模社，聯繫藝術愛好者和不同特點的專業人體模特兒。當過裸模的了解面對的是一群真正的藝術家，自己獲得最大的尊重和保護，就會介紹朋友來。又試過有人看過畫展或即場寫生後，自願當模特兒。於是藝術模特兒的人數愈來愈多，不少畫室都有一個相熟模特兒的名單，隨時可以找到合適者站到打陰影的燈前。很多模特兒最享受是看到畫家們畫自己的作品，大都拍下照片留念。

●模特兒是藝術寫生的靈魂。 作者畫作

不過這報酬也賺得不易，模特兒要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，有些優美的姿勢難度很高叫人累壞，最為難的是裸模正值生理期；另一難的是剛巧遇上家庭或感情難題，這個靜止時刻有時會讓他們崩潰……向他們每一位致敬！

網人網事

文理兼修之美

狸美美

上次講到文科不死和文科生不死是兩碼事。AI時代仍然需要人文學科，甚至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需要人文大家。然而，在文史哲藝的星空裏，那些最耀眼的名字，卻常常有着理工科背景。魯迅棄醫從文，劉慈欣出身水電工程，卡夫卡學的是化學和法律，維特根斯坦是技術繪圖員和工程師，而達芬奇更是集藝術巨匠、解剖學家、發明家和工程師於一身，還都是秒殺級的……為什麼懂點理工會成為人文大師們的秘密助推器？人文與理工之間是不是有着一種深層次的聯繫？

肯定有啊。

外界對文藝最大的誤解可能就是「感性」，許多人誤以為藝術創作純粹依賴靈感和直覺，表達全靠天賦。可事實上，真正的人文藝術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感官感受，而是對世界複雜性的深刻洞悉和表達；許多人文藝術的巔峰之作背後也都蘊含着深刻的邏輯和結構，比如音樂中的和聲結構、建築中的空間比例、文學中的敘事節奏，都需要精密的邏輯推演。

遺憾的是，純文背景的人缺乏科學方法論的培訓，知識結構容易扁平，視野容易狹窄，表達容易主觀，很難從更廣闊的視角理解複雜的社會問題、人生困境及哲學思考，也較難掌握結構的規律。而理工科教育的核心恰在於嚴密的邏輯性和結構化的思維方式，要在複雜的條件中抽絲剝繭，找到問題的本源，這種訓練，讓理工科背景的人往往對複雜性有着更強的洞察力、理解力和掌控力，也能更清晰地表達複雜的人文思想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不僅清晰，而且還美。就像絕世美女往往英氣逼人，有種雌雄同體的大美，當一部人文藝術領域的作品具備了數學與科學的美感，那十有八九是一部上乘佳作了。

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說家之一卡爾維諾，不僅是文學大師，還是數學和科學迷。他不僅通曉文史哲，閱讀更涉及現代物理學、化學、數學、天文學和地理學。這種「文理兼修」讓他的小說充滿了數學的邏輯之美，尤其是《看不見的城市》和《如果在冬夜，一個旅人》充滿了幾何般的結構美感。

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是工程師，他的哲學研究方法深受工程學影響，其思考方式如同設計一款精密的機器，每個詞句、每個概念都精確到位。他的《邏輯哲學論》雖然是哲學著作，卻同樣有一種數學公式般的美感。

自幼學習木工、鋼琴和建築的荷蘭畫家艾舍爾，其作品充滿了數學的對稱性與悖論，他用藝術的形式表達了對無限與空間的哲學思考，更深刻地探討了人類的存在意義和宇宙的奧秘。豆瓣評分高達9.4、曾獲得普利策獎的「神作」《哥德爾、艾舍爾、巴赫：集異璧之大成》正是通過對哥德爾的數理邏輯，艾舍爾的版畫和巴赫的音樂三者的綜合闡述，勾連起數理邏輯學、可計算理論、人工智能學、語言學、遺傳學、音樂、繪畫等學科，結構精巧，充滿哲學韻味，讓人拍案叫絕。

從達芬奇到卡爾維諾，從艾舍爾到維特根斯坦，這些大師們的成就正是源於對科學與藝術、邏輯與想像的雙重掌握。真的不要再熱衷文理分科了，人文學科需要邏輯和結構，而理工科則需要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，只有當二者相互交融時，才會更容易產生思想的火花。

信而有征

流沙河邊的唐僧

劉征

從武漢到上海的中途要經過一條大河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。不過，它讓我想起了流沙河。就是唐僧取經路上的那一條。在那裏，唐僧收了自己的第3個徒弟——沙和尚。我想，《西遊記》不愧為一個很美的故事。他讓一個形影相吊的取經人有了3個同伴：一個機靈、一個蠢鈍、一個忠厚，然後這故事就再也不是一個人了。它那樣熱鬧，當沒有妖怪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他們也不孤獨。畢竟他們可以相互說話。我幾乎都能想像那個場景，豬八戒說出一句蠢話，被孫悟空一頓訓斥，他就很不高興地去找沙和尚做他的幫手。旁邊的師傅一邊輕聲阻止，一邊無奈地搖搖頭，慨嘆他們跟自己都出來了這麼久，怎麼就是勘不破這人世間的七情六慾。不過，另一方面，在他不願意承認的地方，我想他其實是有些享受的吧。這何嘗不是一種樂趣呢？在一個蒼茫大地上，因為有了一群同伴，再大的痛苦也都減弱了幾分。

可惜，這畢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。沒有吳承恩浪漫化的處理，我們恐怕不得不面對玄奘一人前往西天取經的事實了。設若他依然要過這個流沙河，或者《西遊記》中的任何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，他一定是相當寂寞的。那時他已經一身疲憊，身染風霜，再也經不住這孤寂，就好像世間只剩下他一個人。遙想大唐，燈火通明的夜，那觥籌交錯、峨眉點唇。這一刻，他保不齊是有些後悔的吧。或者，他還真的一個人偷偷地哭過好幾場。

然後，我們就會發現，作為一個現代人的我，看着窗外的風景一閃而過，沒有西風與瘦馬。我與這個讓自己被吞噬的世界有一道屏障。裏面是文明世界，外面才是野蠻的自然。於是，人就可以理直氣壯且慵懶地享受着這一切。他身邊可以碰觸的一切都是人造的，無論是我現在這個車廂，身下這個軟沙發，或者，我剛剛離開的那個武漢的家，唯一自然的是我養的水蓮種子，它被我買回來放到水裏已經過了三個禮拜，還只有幾片葉子。而且我感覺它活不過這個月了。別人都說水蓮要用泥水，可我找不到泥。但我不感到不快，我可以一直呆在這個家。當我感到孤單的時候，我便手拿一本書，坐在陽台的飄窗上，對着窗外的城市發呆。尤其是到了晚上，都市的各色燈火把整座大樓都吞噬了。這城市就具有了一種賽博朋克的感覺，整個都通了電。

這樣的文明生活沒有批判者所批評的那樣不堪。相反，它創造了很多方便。唯一需要的，是你要去享受這一切，同時又要避免為其所累。我想很多有着深刻思想去批評它的人，並不是在否定它，以便於讓我們回到茹毛飲血的時代，而是通過批評讓茹毛飲血成為一種幻想，引出我們的野性。就如同我現在坐在這列飛馳的列車上，想像着那個孤單的唐僧，獨自一人在一個經受不住的孤寂當中，這十分愜意和具有一種蒼涼感，但這蒼涼不具有殺傷力，而是詩意的。